

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靖節先生集》卷五，陶澍按語)，便成了不必要的添足之談。

從開始初仕作鎮軍參軍，至彭澤歸去，前後約有六年的時間。去彭澤時他四十一歲，歸隱二十二年，在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卒，病卒前有〈挽歌詩〉三首和〈自祭文〉一篇以寫其況。〈自祭文〉說：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

無射之律，屬於季秋，知淵明約卒於此時。他的朋友顏延之為他取諡為靖節，〈陶徵士誄〉說：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

陶淵明寫有一篇〈閑情賦〉，是詠賦對美人的思念感情，序文說：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閣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他仿效張衡、蔡邕的文旨，取義於賦的擒文鋪彩，而歸於閑正，有一些筆墨遊戲的意思，故蕭統說他「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若說這是寫他年輕時的愛情生活，似太牽強。不過他結婚很早，元配也早卒，〈怨詩楚調示龐主簿〉詩說：「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弱冠時即喪其偏，繼娶為翟氏，和他同志，也能安勤苦。有子五人，為：儼、俟、份、佚、佟。淵明貧困而死，而諸子及其後嗣也都闍沒無聞，可為浩歎，也許是「天運苟如此」的原故，更也許是他「放義樂當年，遑恤身後慮」，沒為子孫設想那麼遠吧！

## 二、陶淵明和佛學思想

陶淵明生長於晉末宋初，當時的思想風氣完全籠罩在老莊清談，以及印

度佛學之下，而這兩樣似乎對他都沒有甚麼影響。他雖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卻全然不同於當時的清談風氣，他的作品中也看不到受佛學影響的蛛絲痕跡。另外，顏延之說他性好異書，他也喜歡和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有〈讀山海經〉詩，而詩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神仙人物，似乎他和道教有過接觸，不過他反對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只是對於那些異書有興趣，因為其中所記載奇異的事物，可以帶給心靈無限想像的天空。故他是喜歡異書中的引人遐思的怪譎，而非認同其中的怪誕。

佛學在當時是發展很快、很能吸引當時知識份子注意的顯學，但對陶淵明都不具任何引力，這也是他認真自適，不肯隨眾附和的個性的表現。當時流傳的潯陽三隱，周續之、劉遺民和他，周、劉兩人深研釋典，並拜釋慧遠為師，結社同游，淵明則否。周續之不太尚峻節，江州刺史每相招請，頗從之遊。時刺史檀韶曾經請周續之和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說：

負病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詩中對周生頗有譏諷之意。彼此相去不過尋常，但你從貴，我守窮，咫尺便成天涯。況且講舍靠近馬隊，豈是重道？校書也費勤勞。我有所愛，願思相與為鄰，不如且聽我言，從我歸隱於潁水之濱。

又淵明文集中有酬劉遺民詩兩首，遺民和周續之一起參加慧遠在廬山創立的白蓮社，他們結集了一百多人，設齋立誓，同聲念佛許願，祈求往生西方淨土，其中的立誓文，便是劉遺民寫的。慧遠並邀請淵明參加，但他到會場看後，便攢眉離去，主要原因自然是他們立誓的內容理念和自己適性自然的道家的達觀思想差距甚遠。故他們和淵明雖同稱三隱，但意態和思想並不相同。又《廬山記》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則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蓮社高賢傳》說：

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以上兩引文見《靖節先生集·誄傳雜識》）

慧遠駐錫廬山東林寺，口宣佛號，祈願早生淨土，而且持律十分嚴謹，是當時南方聲望最高的大法師，而陶淵明的名氣則不大，常願及時行樂，並且適性好飲酒。兩人性情思想都大不相同，年齡相差又約有四十歲之多，要談道，絕對是談不來，如何相送過虎溪？況且持戒甚嚴的慧遠不可能應允淵明喝酒，淵明也不可能就慧遠求飲，故這段話並不可信。只因他和慧遠同隱居在廬山周圍，故後人造出許多屬於兩人的遺風韻事，並無根據，只合當作茶餘飯後的趣聞罷了。總之，淵明在生活上、在詩文中，絕少留有佛學思想的痕跡。

又當時佛教界曾熱烈討論到形和神的關係，慧遠寫了一篇〈形盡神不滅〉論，以為火傳於薪，猶神傳於形；火傳異薪，猶神傳於異形，並以神為受報的主體。淵明有〈形影神〉詩三首，題目雖是討論形影神，但內容卻和慧遠的說法不同。〈形影神〉詩序說：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代表肉體的奉養，影代表名聲的追逐，兩者都不免勞心傷身之苦，欲免此苦，當釋之以神。這裏的神釋，其實是隨順自然造化的意思。〈形贈影〉說：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形體居於世中，如白駒過隙，一旦溘去，誰復相思？欲求長生而不可得，故

願記取我言，得酒即飲，不必苟辭。形體以在世者的口吻，陳述人不如草木可以榮悴交替，固應把握現在，及時行樂。〈影答形〉說：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存生以求長生既難得言，護衛以養生又苦拙勞，雖願遊於崑華以從仙人，但道路悠邈，不可得至。既然形影不相離異，則形沒而聲名亦盡，想來心緒不禁為之焦熱。但立善可以遺愛於身後，自當盡力為之。終日沉醉於酒，和此相比豈不太低劣麼？影子以立善者的口吻，陳述生命不能永保，不如留名於後，猶可以不朽。〈神釋〉說：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人有精神，故可以和天地並立為三才。精神雖和形影異物，但生來即相依附。既喜托同體，故願告訴形影其中的道理，祈求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借酒忘憂，也是傷身短壽，不是良策。立善雖可樂，但身後知誰來贊譽你？這也不是好法子，徒然汲汲營營以傷吾生而已。不如隨順造化而往，時候一到，應盡便盡，何必太多憂慮呢？這裏，他不贊同道教的追求長生不死，也不贊同汲汲的追求身後留名。而慧遠因為形骸不能長保，轉而尋求精神不死，故願祈求往生，這和追求形體長生不老的又有何差異？故淵明認為精神雖和形影為異物，但不離形體而獨在，便和慧遠的觀念不同。而他提出神釋的見解，則是道家隨順天地運行、回歸造化自然的觀點，莊子說：「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又說：「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淵明便是以道家的生死觀對於上述的說法提出批駁。

這裏可以說及淵明對於名的看法，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莊子說：「與其死後留骨而貴，寧生而曳尾於塗中。」兩說都是注重實質的內涵。有實則名從之，故疾名不稱，即疾無實以為名稱。無實而有名，或先名而後實，便是好虛名，莊子所排譴的名即是虛名。而淵明對名的態度，是融合孔子和莊子的說法，他反對浮世的虛名，〈飲酒〉詩第三首說：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一生無幾，自當任性保真，但顧念世間榮名，將何所成？另一方面，他也執持要有實質內涵的名，〈榮木〉詩以「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自我策勵。〈飲酒〉詩說：「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詩第十一首說：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顏淵屢空，又短命。榮公雖老壽，卻長飢。兩人身後都留名千古，然在世時生活終未免過於枯槁。這首詩點出淵明對名的主張：身後有名無名誰自見知？何須空逐此虛名？人生在世，但應稱心所好，以適我志，則名自然隨之，像顏淵為仁、榮公樂道，不因飢貧改志，雖不求名而名自隨之。實質之名是在當身的修為，不在期待未來，故他對於佛家善惡報應之說也提出質疑，〈飲酒〉詩第二首說：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為善是自我德性的要求，豈因望報而為善？為惡是本心的陷落，豈能責罪於前世？則報應本為無根之談，何事空立此言以竦動人呢？

### 三、淵明和儒道思想